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
第十一回 盜電光三緘負疾 游白馬萬里思親

三緘征鞭急舉，由東而南，極目坦途，往來行人不絕如數。謂其僕曰：「一地有一地之境界，真所謂地闊天寬，風俗各殊，令人玩賞不置也。」僕曰：「昨夜道庵變幻奇同，光耀洞中，但不知主人異地而臥，曾有所見否？」三緘曰：「吾自下榻斗室，尚未入夢，渴極思飲，蒙一老道賜茗數盞，自豪飲後，雖未熟臥，亦無他異焉。」僕曰：「吾有矚目之奇，敢質主人當作何解。」三緘曰：「爾試言之。」僕曰：「昨夜就寢，夢初醒時，瞥見榻前立一孩子，其齡不過六七，或時身如乞焉，或時身若富翁，形象靡常。偷覘久之，轉瞬不見，吾以為出戶矣。殊剛合眼，被重如山，氣幾逆而難出，掀之以手，不動，開目睨視，前孩已入吾被，手摸吾乳。乃戲以哺之，孩子欣然銜諸口內，始而輕吸，恨無乳出，力以齒齧，痛極，掀被而起。彼將兩手緊抱吾脅，口仍盛吾右乳，推之不脫，若生成焉。吾駭甚，舉手亂擊，孩子負痛，墜地有聲，以足踏之，俄而寂然，知已斃矣。及俯首細視，非孩子，乃臥枕耳。吾驚訝良久，自今思及，究不知臥枕若何能化人形。」三緘曰：「爾平素身居貧困，凡一坐一臥，思易窮軀為富體，此心有乎，無乎？」僕曰：「以困窮而思富厚，何時不有是心。」三緘曰：「此孩子之來，正爾心有所思也。殆其孩化為枕，是爾心清後而始知。其為枕也，如心無清時，睡夢昏昏，無怪不見於幽室。」僕曰：「如是，吾主歷游數十郡，凡所遇妖魔皆心未清者致之歟？」三緘曰：「然。」僕曰：「吾今而知怪自心生，持其心而不敢亂思矣。」言談至此，耳聞人聲濟濟，喧鬧不休。僕曰：「市廛已近，其前征乎，抑於此地息肩乎？」三緘曰：「昨夜未克安寢，可就此市早早駐之。明日遂行，亦未為晚。」僕諾，遂入市中，止於旅舍，三緘身倦，倒榻而臥，僕人無事，在市廛前後遊玩一遍，亦歸舍而臥於寢所。

是市之西，蠻金洞裡有一妖物，係龍精修成。是日天外閒遊，見此市內一光如電，時隨清氣盤結，或上或下，轉折不停。龍精暗思：「小小市廛，豈有真仙異寶在乎其間？」當呼當方詢之。當方曰：「市有三緘住居旅舍，故清氣直透鬥牛耳。」龍精曰：「是非紫霞門徒虛無子所脫胎乎？」當方曰：「是矣。」龍精曰：「清氣盤結，固彼前生根底，而電光閃灼，又自何來？」當方曰：「非小神所得知也。」言罷而隱。龍精竊自計曰：「此必身有仙寶，吾欲上升，何不盜之以助其力。」轉思寶佩彼體，自然檢點周密，盜又何能。

正設策間，前面黑雲閃閃，突如其來。中一大壯巨人，手執兩鉗，威然獨立。龍精吼曰：「何方妖屬，敢與吾對立耶？」巨人曰：「吾係蟹妖，名虎，其去游者，為訪龍精耳。」龍精曰：「訪彼何事？」蟹虎曰：「紫霞真人命虛無子臨凡闖道，脫化三緘，誅及妖部萬千。吾心不服，曾搬大王赤鯉往吾噬之，奈被紫霞得知，暗以如意金鉤將赤鯉收伏。幸清虛講情釋放，常懷不忿，囑吾告之龍精，以復前仇。吾不知龍精所居何地，每日乘風四顧，難覓蹤跡，心殊歉然。」龍精曰：「如是，爾頗有緣，吾即爾所訪者也。」蟹虎喜曰：「果爾，則不負赤鯉命矣。」遂出雲內，向龍精拜舞不已。龍精曰：「爾欲得三緘而吞之乎？」蟹虎曰：「然。」龍精曰：「三緘乳子在此市廛，但不知身旁有何寶器。」蟹虎曰：「爾烏知有寶器耶？」龍精曰：「精光相隨於清氣中，非寶器而何？吾見寶器之光，正思盜此，尚無其策，不意得遇蟹兄。兄如欲復前仇，可為吾盜之，方許後助。」蟹虎曰：「若得龍精助吾，吞噬三緘，捨芥不啻。盜寶之命，吾何敢辭。」龍精曰：「吾妖目遙觀，彼正臥榻。欲盜此寶，是其時也。」蟹虎即墜雲頭，化作常人，競入三緘寢所。三緘夢裡恍聞有人呼曰：「速醒，速醒，妖物臨矣！」三緘驚寤，急將電光珠持定，假臥如常。蟹虎人，被光照耀，心膽俱怯，輾轉化為原形，不能脫身。僕人適覺，突見大蟹，駭極而呼曰：「怪入室矣，可持械器擊之。」店主聞呼，約集市人人室，果見一蟹身大如筐，共相驚駭曰：「此蟹何來？」三緘曰：「不知。」右鄰旅主曰：「吾知之矣。」市人曰：「爾何知乎？」右鄰曰：「吾家祖父常言：此地先年有一雪姓，橫不知理，鄉鄰族黨遭彼橫逆，敢怒而弗敢言。中有受害者，暗暗對天焚疏，竟遭雷劈，屍骸朽腐，化為小蟹，尚彼橫行之態。後被洪水淹及此市，蟹盡隨浪入江，恐此蟹兒深藏穴中數十年來，所以軀大如是。」市人曰：「想彼橫行害世，胡弗誅之？」右鄰曰：「吾欲嘗茲鮮味，以作醉蟹，何如？」市人曰：「如作醉蟹，非酒數甕，弗能淹此軀殼，不如將繩係定，言及前情，遍示通衢，以為世之橫行者戒。」鄰左一人曰：「爾之所言，與吾聞異。吾祖傳說，此市自古有之，當日市中常出佳釀。凡入市者，無不昏昏大醉，橫行如蟹。是蟹也，其殆醉漢所化？言及前事，亦可以戒好酒之人。」中一少年笑曰：「左右鄰翁所傳，亦似不若吾所聞者為更確焉。」左右鄰舍曰：「爾之所聞若何？」少年曰：「吾聞諸乃祖，是地當年乃一村莊，莊內牛翁好淫子媳，子媳每日炊黍，必執鐵鉗為之燃薪。忽被牆傾殞命，鉗尚執手，故化為蟹，令彼常常持之。」內有老叟曰：「薪臺老人當執一鉗，而蟹則左右俱執，牛翁之化此者，其所淫子媳殆有兩乎？」又一少年曰：「吾聞詠《新臺》者不惟化蟹，而且化蝦。」左右鄰曰：「如何？」少年曰：「吾父曾言，離火村中有淫子媳數至三者，沒後化之。」左右鄰曰：「淫及三媳，胡化為蝦？」少年曰：「蝦形兩手舉鉗，頭頂一刀，淫三媳而化此，大約取其既與一媳碎菜，復為兩媳燃薪耳。言及前事，豈不可為薪臺老人並戒乎？」後一老翁曰：「爾等皆屬傳聞，比例亦似。以吾愚見，此蟹前世必遍行市鎮，假充醫生而售藥者，不然，軀殼何似藥箱而緊負於背耶？係之街旁，未始不可為醫戒也。」三緘曰：「眾兄留言，此怪來茲，甚屬不詳，誅之以絕怪跡也可。」市人諾，將蟹扛至市外，甫以械器擊之，倏化為鶩，沖霄竟去。

觀者如堵，無不吐舌稱奇。

三緘歸舍，恐怪復返，辭主而行。行至五曲山間，龍精化為老翁，設一酒肆以待。三緘到此，見酒肆華好，止宿其中。

是夜老翁設饌，款待懇懇。主僕甫飲數巡，昏倒不知人事，龍精乘機竊取電光寶珠歸於洞內。主僕此際毒已深入，如死者然。碧虛真人雲遊至此，慧目遙視，知三緘寶器已為龍精所盜，兼毒以酒，忙將雲頭下墜，取出靈丹，納入主僕口中。轉瞬蘇來，左右詳覘，絕無酒肆，老翁亦不知所往。三緘駭然，急摸寶珠，珠已失去，知為老翁所盜。胸懷氣逆，負疾難行。僕人扶持主軀，強行十數程，而疾愈深重矣。紫霞默會得知，又遣復禮子於前途道左化庵一座。三緘入庵後，紫霞化為老道，以藥餌之。三緘疾可，言及失珠一事。紫霞曰：「仙家寶器，非有仙道不能任受。譬之世上窮漢，予以富翁之福，烏能享哉？」言已，復慰之曰：「公子保重貴體，俟諸他日，自爾合浦珠還。」無何疾愈，其僕促曰：「夏日已去，又至秋深矣。公子椿萱俱老，胡不退歸桑梓，而徒以訪友為事乎？」三緘曰：「不知不覺，菊放東籬，唯爾所言，時序幾忘，可轉征車以歸故里。」僕聞喜甚，向北而歸。

紫霞真人自三緘疾愈，祥光駕動，竟投雲衣洞府。雲衣聞報，恭迓入內，黍蒸白石，酒煮黃粱，陪飲洞中。筵將撤時，雲衣曰：「真人領混元皇帝命闡道人間，徒弟虛無投生塵世，累為山精水怪、野鬼邪魔擾其身軀，死裡逢生者再再，真人何不賜一二法寶，以敵妖屬乎？」紫霞曰：「吾非不欲賜之，奈功行尚淺，不能守耳。」雲衣曰：「吾曾於綠林莊前化為泥丸大國，將三緘引入，拜舞白鳳，賜一電光寶珠，以助功成，吾兄知否？」紫霞曰：「多承盛意，但賜之太早，三緘不能守，被龍精盜去，且將毒酒毒斃主僕，碧虛活之。後因失寶得疾，幾乎命喪，吾又活之，茲已北歸故里矣。」雲衣子聞言而怒曰：「小小龍精，敢盜吾寶，吾誓不誅之而不休也。」紫霞曰：「失此一珠固不足惜，特恐借以助道，他日收伏愈難。」雲衣曰：「真人請歸仙府，吾去追討，諒不費力耳。」紫霞曰：「願爾舉手珠還，吾明日仍來賀之。」言罷，乘雲而去。

龍精盜寶歸洞，群妖慶賀，拜舞歡呼。雲衣化一野妖撞入，正值龍精手捧寶珠，摩挲玩賞。雲衣暗近身側，出其不意，奪入手中，口念真言，寶珠一舉，雷聲震動，恍如山嶽崩頽，洞內妖群紛紛四散。龍精不服，與雲衣力鬥空中。復以寶珠震之，一聲霹靂，龍精膽碎，乘著黑氣入波而逃。雲衣寶珠已得，不復馳追，卷回祥光，仍歸洞內。

三緘車輦在道，玩水觀山，但見木葉蕭疏，蓼花掩映，不禁情思觸動，口占一絕云：「千里遨遊所謂何，良朋不遇折磨多，韶光又到秋深候，蟬歇枝頭亦懶歌。」吟畢，顧謂僕曰：「前面田疇廣布煙火萬家者，又是何地？」僕曰：「是地名號，非僕所知。如遇村人，詢之自得。」行不數里，果見一叟與一稚子緩步在道，似乎閒遊村郭而欲歸者然。僕人疾趨近前，揖老叟而詢曰：「貴

地何名？」老叟曰：「賤地名白馬莊耳。」僕曰：「莊有旅舍乎？」老叟曰：「吾村以耕讀為業，耕讀而外，非所知也。」僕曰：「村中尚乎耕讀，足見傳家有法。但旅舍毫無，來往者流將何以為息肩之所？」老叟曰：「村之東面，亦有市廛在焉。」僕曰：「吾主僕今日足力已疲，此去市廛，路途不知幾許？」老叟將首搖而復搖曰：「遠甚，遠甚。」僕曰：「市遠如是，主僕今夜何所棲身？」老叟曰：「相逢萍水，雖屬他鄉，借榻為安，豈無長者？」僕曰：「如老翁肯為見納，感激良多矣。」老叟曰：「時不可待，急語爾主，吾願為東道焉。」僕人轉告三緘。三緘至，向叟一揖，曰：「僕言老翁甚賢，願借榻以安游子之軀，此德此恩，答酬何日。」老叟曰：「此宿一宵，何堪言謝。夕陽墜矣，可隨吾歸。」三緘主僕果隨老叟行行止止，竟入重門。老叟導至中堂，稚子奉茗後，遙聞杯箸聲。老叟問曰：「筵已設乎？」家人曰：「設矣。」老翁遂請入席，勸飲慇懃。酒至半酣，老翁曰：「吾觀公子年華甚富，正宜雞窗發憤，博取功名，胡為乎以青春子弟，風塵勞攘，豈其乃祖乃父家起貿易，公子欲繼其志而為是歟，抑自樂奔走而然歟？」三緘曰：「否。小子生有癖性，道好辟谷，故週遊四方，訪求師友以參考之。一切祿位功名，在所不計。」老叟曰：「公子只一人乎，家庭猶有父母耶？」三緘曰：「父母俱存耳。」老叟曰：「辟谷一說，自古有之，然能成仙者，只聞鐘離、曹、李之輩，女也聞有何仙、藐姑、麻姑之傳，未聞今時有拔宅飛升者也。子誤矣，子誤為人言所惑矣。以子有用年華，既不立志青雲，為王朝報效，而椿萱浩德，又未克補報庭幃。惟求入聖超凡，朝日馳驅道左，爾父爾母倚閭之望，諒難免之。設或染疾在牀，奄奄一逝，生不能養，死未能葬，抱恨終身矣。吾勸公子先將倫常力盡，待其隻身無礙，再求大道未晚。」三緘為老叟數語打入心坎，默然者久之。老叟見三緘沉吟在座，將筵撤去，導入密室，掃潔牀榻，向三緘而言曰：「公子長途奔走，勞頓極矣，即請自便。」言罷出戶。

三緘牀頭獨坐，計親壽算，思親形容，恨不能舉翅高飛，得見父母於頃刻。思之愈急，夜不成眠，漏滴三更，忽然入夢。

間裡在望，風景依稀，及行李入門，時寂寞無人，呼之家僕，亦無應者。忙進內室，見父母白髮蓬蓬，雙目瞑然，仰臥於榻。

三緘跪呼良久，父母始舉目視曰：「爾三緘乎，再不歸來，吾二老恐入黃泉矣。如到黃泉，心所不甘者，以兒遠遊未返，父子娘母未能一面耳。」三緘聆此，痛哭失聲。一夢醒來，尚在他鄉。趁天發曉，拜辭老叟，絕程而奔。